

熠熠經摺

吳怡青

院藏觀應元年《論語集解》考述

日本鎌倉與室町時代，因中日貿易繁榮，典籍流通，流傳至日本並廣為明經博士家、寺廟僧侶及武士訓讀的儒學經典裡，有不少傳鈔自中國早期善本，可惜流傳至今的鈔本不多。院藏楊守敬訪日搜得的觀海堂藏書中，日本觀應元年（一三五〇，元至正十年）的經摺裝本《論語集解》鈔寫於日本室町時代早期，底本即是日本寺僧據中國六朝《論語集解》鈔寫，不僅為觀海堂藏《論語》鈔本時代最早，裝幀亦甚獨特。本文考述此書的版本特色，作為楊守敬觀海堂經部類藏書一解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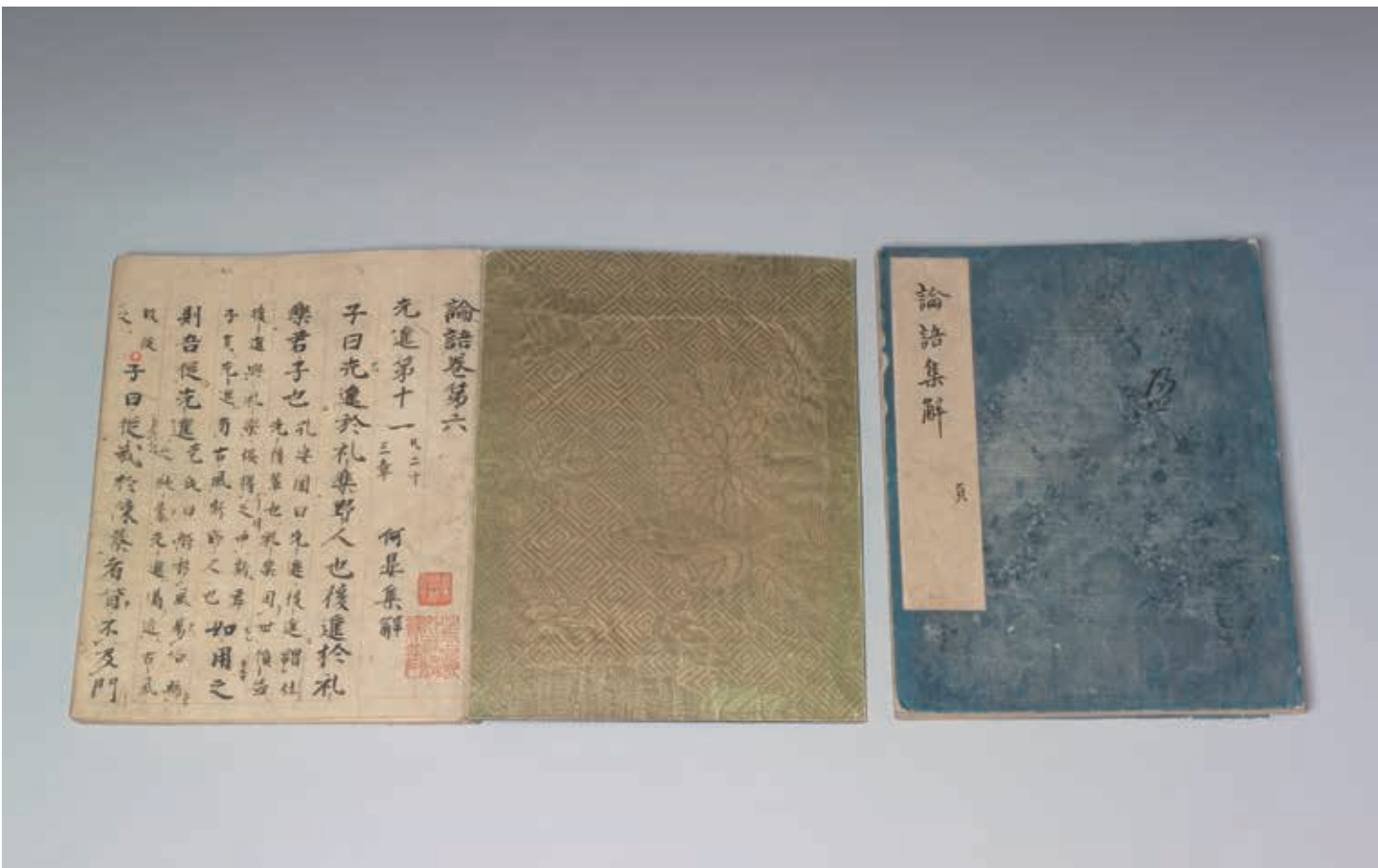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《論語》流傳概況

古代朝鮮西南部的百濟（西元前十八～西元六六〇）與中、日文化有密切的交流，據《古書紀》及《日本書紀》載，日本應神天皇十六年（二八五），百濟的王仁就將中國經

典《論語》傳至日本，傳入何版本今日無從考察。至文武天皇養老二年（七一八）頒布的「學令」中，則明言除了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等經典外，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也得兼習。據學者大江文成考察，此時（中國

隋、唐和南北朝時期）流傳至日本的《論語》各版本中，有些版本在《隋志》及《唐志》中已不載。因此研究日本傳《論語》版本，對此書的中、日流傳脈絡顯得格外重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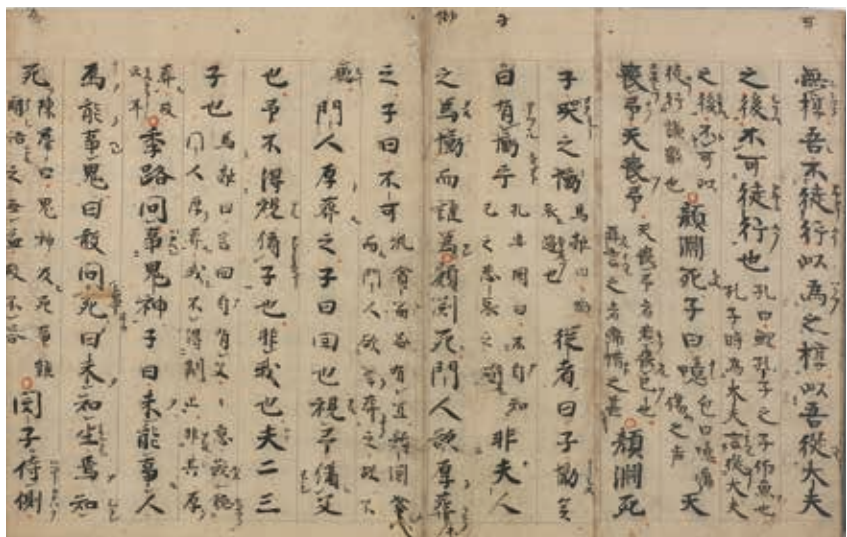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平安時代（七九四～一一九



圖一 漢馬融、鄭玄等注，魏何晏纂《論語集解》日本觀應元年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二）末期設立博士家，訓讀漢儒經典成為博士家家傳的學問。漢儒經典的傳播主要由清原氏及中原氏兩家氏族世襲的博士家傳承，鎌倉時代（一一九二～一三三三）到室町時代（一三三六～一五七三）（註一），博士家傳授講習的《論語》，主要以漢馬融、鄭玄等注、魏何晏纂《論語集解》，梁皇侃注《論語義疏》，及宋邢昺注的《論語注疏》為主。學習的方式是以寫本傳鈔，以秘不示人的方法，藉著乎古止點、返點、送假名、振假名等各種理解漢文的家傳訓點，註記於家傳書鈔；清原及中原二家有各自的系統及演變。直至南宋朱熹《論語集註》流行前，《論語集解》是中世紀日本流傳最廣的《論語》版本。

室町時代初期，因清原家學風盛行，中原家《論語集解》傳本不再流傳。同時間印刷術興起，開始流行正平版的《論語集解》刻本。正平版《論語集解》指正平十九年（一一三四）根據清原家傳本刊刻出版的《論語集解》，是日本現在最早



圖三 第四行處有黏貼痕跡



圖四 被裁切至少一列的邢昺疏補注

末卷跋語載明鈔寫時間及鈔寫者，墨書「觀應元年五月廿二日，非夫人之為書而誰為書？柳下惠則可，吾則不可。本住院權律師豪俊書。」

日本朝廷對寺院從事佛法事務的僧伽設有僧官制度，稱為「僧綱」，主要

分為僧正、僧都及律師三位階，此三階之下再細分九級：律師之下分為律師及權律師。由此可知補鈔本書之僧人豪俊，是經過朝廷認可，尚在修行初階的僧侶。如前所述，室町時期的漢文學傳承，不僅限於博士家，寺廟

僧侶亦需學習漢文化，故有此書的傳鈔。

從權律師豪俊卷末跋語「非夫人之為書而誰為書？柳下惠則可，吾則不可。」看來，他對鈔寫的書法及成果頗為滿意，並舉魏王肅《孔子家語》中引用《毛詩》的柳下惠故事，說明自己如故事中男子一般，既學聖人之善，又非亦步亦趨，而是懂得將之善學善用。或可解讀鈔寫者已將所學心得，融會貫通於此鈔本中。

本書卷末權律師豪俊跋語後另補拖尾，無行線，書「從觀應元年，安永三年（一七七四），近凡四百二十五年。七月廿二日改之。性譽代法瑞侍者。」（圖五）可見本書流傳至日本江戶時代（一六〇三—一八六八）的性譽侍者手中時，可能在書上增補訓讀或改經摺裝。侍者指武士或服侍武士、僧侶的人。由此推測，此書或許在權律師豪俊歸依的寺廟中，傳承了數百年，後輩再據此本學習或重新裝裱，故〈先進〉篇天頭有小字墨書，與書中墨跡不同。若侍者在後來補鈔，本書極可能已受到後來清原家

的儒學經典《論語》刊行本。此時除了博士家，寺廟僧侶及武士，尤以廣大的寺僧間開始大量講讀和傳鈔《論語》，今日流傳的室町時代《論語集解》鈔本約有一百部，多源於此時

經摺裝，每半葉七行，每行十四字，注文小字雙行。分為四卷，靛藍



圖二 日本觀應元年鈔本《論語集解》卷首

對室町時代《論語》古鈔本的討論，日本學者高橋智已作過完整而深入的研究，其藉卷首題署、書式、訓讀方法和著錄內容等，將室町時代《論語》分為三類八種：一、清原家系統，依校訂者再分為四種。二、正平本系統，依影鈔及傳鈔再分為二種。三、《論語義疏》系統，依章數著不著錄再分二種。並認為院藏楊守敬訪日搜得的觀海堂藏書中，包含室町時代《論語》十種，種類完備，幾乎涵括了所有類別，可惜並未提及本文探討的日本觀應元年古鈔本《論語集解》。（註一）

版本特色

院藏觀海堂藏書中日本《論語》古鈔本、刊本共計三十多部，本文述介的日本觀應元年《論語集解》古鈔本（圖一），原鈔者處於正平版《論語》刻本即將流行之前，以下述其版本特色。

經摺裝，每半葉七行，每行十四字，注文小字雙行。分為四卷，靛藍色封面，封面左上角書名題籤裱紙除墨書《論語集解》外，另書元、亨、利、貞四字以區別卷次。每卷封面裡裱有菊花菱葉形錦地紋樣的金箔和紙，頗見裝幀用心。首卷封面裡與楊守敬眾多藏書相同，黏貼楊守敬個人小像，鈐「星吾七十歲小像」朱方、「楊守敬印」白方。（圖二）

本書經過改裝，約每十至十五行有接縫黏貼痕跡（圖三），推估原紙本為卷子本。摺頁間蟲蛀痕跡頗為嚴重，因部分蟲蛀位於黏貼裱紙間，應是改裝之後又遭蟲蝕。此書經裁去天頭與地尾，卻不慎裁去天頭朱筆眉批之邢昺《論語義疏》部分校語（圖四），或可推測原書在書緣早已受蟲害破損，改裝以不影響內文閱讀作了最大幅度的改裝。

序首鈐印「楊守敬印」白方、「宜都楊氏藏書記」白方、「飛青閣藏書印」白方、「星吾海外訪得秘笈」朱方。每卷卷首均有鈐印「飛青閣藏書印」白方、「星吾海外訪得秘笈」朱方，以此載示本書係楊守敬訪自東瀛無疑。

附表：院藏觀應元年《論語集解》各篇鈔錄內容

	《論語》篇目	小注注者名	句末助詞	卷首題署總章數
元 (第一冊)	學而第一	全錄	全錄	置末
	為政第二	全錄	全錄	置末
	八佾第三	全錄	全錄	置末
	里仁第四	全錄	全錄	置末
亨 (第二冊)	公冶長第五	全錄	全錄	置末
	雍也第六	「中人以上」章之前全載；之後省略	「中人以上」章之前全錄；之後省略	置末
	述而第七	省略	省略	置中
	泰伯第八	省略	省略	置中
	子罕第九	省略	省略	置中
利 (第三冊)	鄉黨第十	省略	省略	置中
	先進第十一	全錄	全錄	置中
	顏淵第十二	全錄	全錄	置末
	子路第十三	省略	載錄、省略皆有	置中
貞 (第四冊)	憲問第十四	省略	載錄、省略皆有	置中
	衛靈公第十五	省略	載錄、省略皆有	置中，補今章數
	季氏第十六	省略	載錄、省略皆有	置中，不著何晏集解
	陽貨第十七	省略	載錄、省略皆有	置中
	微子第十八	省略	載錄、省略皆有	置中，不著何晏集解
	子張第十九	省略	載錄、省略皆有	不著章數
	堯曰第二十	省略	載錄、省略皆有	置中

注者名。〈子路〉、〈憲問〉以下至末卷，又不載注者名。（附表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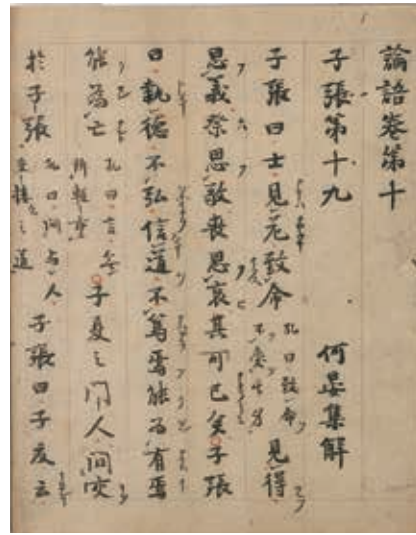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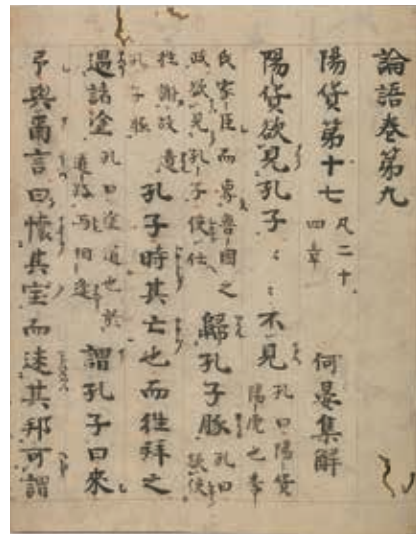
綜觀以上版本特色，雖然鈔錄內容前後體例不一致，但鈔寫本不同於版刻的一致性，不一定為外人或流傳而鈔，原本就蘊含鈔錄者自身的書寫

意志與個人風格，故鈔本內容產生筆誤或刪節並非特殊情形。故若能以墨跡判別鈔寫者，或許較能得出此書輾轉幾手，或經幾次鈔補的可能性。從本書的鈔寫墨跡看來，楊守敬與阿部隆一均以爲本書首二卷因爲鈔寫書蹟墨色濃厚，應爲同一人鈔寫，末二卷墨色略淡薄，爲另一人鈔寫。然細觀各篇書寫特色，除首二卷墨跡較爲一致，〈述而〉以下篇章，似不只出一手。顯然前述以墨跡判別亦非易事。（圖六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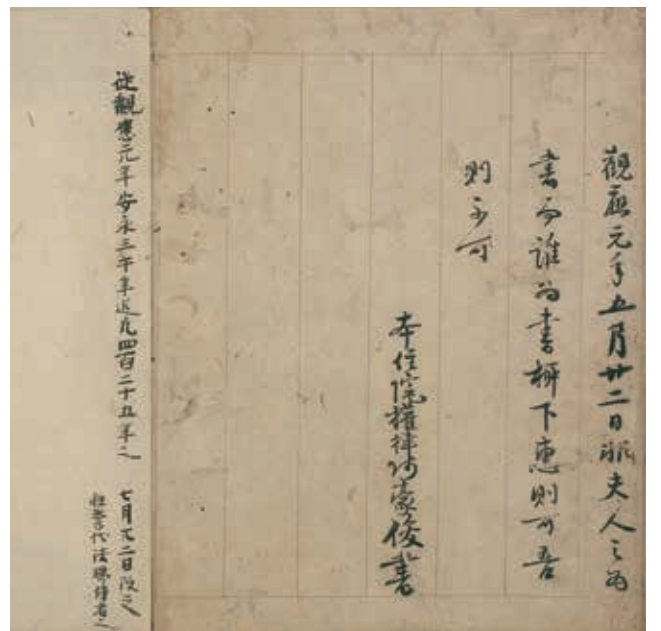
鈔錄年代

據楊守敬《日本訪書志》卷二指出，他先得小島尙質日本文化十三年（一八一六）市野光彥覆刊正平本

《論語集解》，其後又得小島尙質據以校對市野光彥覆刊正平本的觀應元年古鈔本，故可再據此本比對小島尙質之說。今二種《論語集解》皆爲本院藏書，正可考小島與楊守敬兩方說法。（圖七）小島尙質（一七九七—一八四八）是德川幕府侍醫小島家第八代，精於鑑定古籍與校勘。觀其



圖六 卷第八、九和十卷首墨跡比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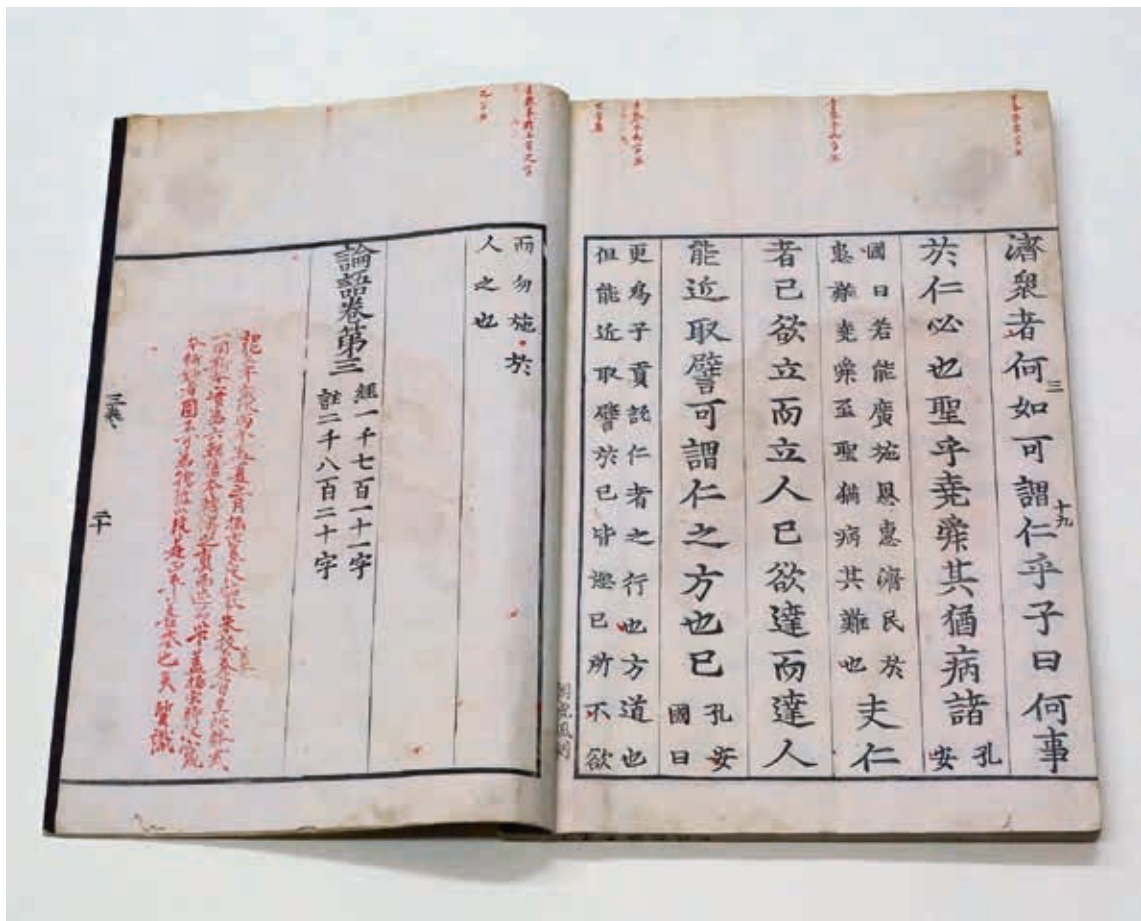
圖五 日本觀應元年鈔本《論語集解》卷末有權律師俊後及性譽代法瑞侍者跋

本、正平版《論語》、《論語義疏》及《論語注疏》等版本影響。但也因此適足以印證室町時代古鈔本間複雜的交互關係，值得重視。

觀察本書鈔寫內容，首錄何晏序，卷首題署：「論語學而第一何晏集解 凡十六章」第一篇「子曰：學而時習之，不亦悅乎。」以下爲馬融注，小字雙行。另有墨筆訓讀與朱批句讀。墨字訓讀係同時所加，朱筆句讀及眉批則不確定加於何時。卷末著錄經注字數「論語卷第一 經一千四百七十字，注一千五百一十三字。」然並非全書皆

同此式，自〈雍也〉篇後，卷首題署總章數位置由「何晏集解」後提至篇名下，甚有不著「何晏集解」四字者，呈現格式不一的現象。

從〈學而〉至〈雍也〉六篇，小注皆載注者如「馬融」、「孔安國」全名，句末助詞如「也」、「乎」、「矣」、「已」全部鈔錄。〈雍也〉篇的「中人以上」章之後，小注不再全錄注者名，時有「鄭曰」、「馬曰」簡稱，句末助詞也見省略，鈔錄內容明顯出現差異。但第三卷小注情況又出現差異，除〈先進〉、〈顏淵〉兩篇全載注者名，其他數章則削



圖八 魏 何晏 《論語集解》存八卷 三冊 里仁篇跋語 日本文化13年市野光彥覆刊正平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此外，院藏此書既已知可能以中國六朝《論語集解》為底本，又經日人據宋本改此六朝本，此書版本的歷史價值已明。雖然在古鈔本的利用上，學者也提出將面臨許多挑戰（註四），但因日本漢籍古鈔本的傳鈔，如博士家的儒學釋讀的秘傳、寺僧講讀的學習等，普遍具有忠實於底本的特質，即使經過鈔寫者的校勘，底本的本質並不會發生重大改變，仍可延續一書的重要素材，而為後人利用。以院藏此本觀應元年鈔本《論語集解》

楊守敬云：「日本古鈔本以經部為最，經部之中又以《易》、《論語》為多，大抵根原於李唐或傳鈔於北宋，是皆我國所未聞。」（《日本訪書志緣起》）道出院藏觀海堂日本《論語》古鈔本的重要性，在於鈔錄內容可能為唐、宋時期亡佚版本，若今人能運用南宋鄭樵《通志·校讎略》所提之〈書有名亡實不亡論〉的概念，善用今日流傳域外之漢籍，從中輯佚或獲得失傳文獻，回復古籍原貌，豈不彌足珍貴。

版本價值

於正平本上以朱筆逐字比對觀應元年本，舉凡闕、異、著錄異同均詳細著錄，可見考讎用心。小島尚質正平校本針對本書有二處版本鑑別之語：

一、跋〈雍也〉篇：（圖八）



圖七 魏 何晏 《論語集解》存八卷 三冊 鄉黨篇 日本文化13年市野光彥覆刊正平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朱字為小島尚質據觀應元年鈔本校語。

由兩校語可知尚質以為〈學而〉至〈雍也〉篇的鈔寫體式一致，認為此書是據中國六朝（二二九~五八九）傳入的版本鈔寫；再依據〈述而〉篇以下篇章體式不同，且〈冉子退朝章〉漢馬融注「匡字作丘」一條，認為是權律師豪俊補寫時，據宋代刊本補鈔之證。楊守敬認同上二帖為古鈔的說法，云「此本上二帖紙墨最古，洵為六百七年外古鈔。而下二帖觀應元年（一三五〇）權律師豪俊所鈔補

弘化三年（一八四六）歲次丙午，孟夏之月，據古卷改帖本。朱校其本卷，卷首至此，體式一同斯本，實為六朝舊本轉傳之真。而〈述而〉以下蓋據宋時改竄本補鈔者，固不可為就彼以改是正平善本也矣。質識（註三）

二、眉批〈子路〉篇：

古卷本匠作匠，因攷觀應元年豪俊補寫時，據宋代刊本，故注止稱姓不及名，及句末也字大半刪去，是其確證。若據彼改此六朝舊本，則不能免取開元改字之本以駁漢博士之譏也。

然楊守敬並不認同小島尚質以為〈述而〉以下篇章為權律師豪俊據宋本補寫的說法，應是權律師據宋本書寫習慣改寫此六朝本，非據宋本補寫。因為自〈述而〉以下雖有刪削注者名，但亦有全載姓名處，應是當時傳至日本的宋本常有不載注者名者，所以鈔寫者隨意省之，從部分保留書名及注名者，就可推知只是隨性刪節。故此書應與〈學而〉一卷同出一手；〈先進〉篇以下多不載注者名，亦保留部分句末助詞，則符合六朝時期的句型特色；〈冉子退朝章〉注中「匡」字省筆寫法，則是因鎌倉、室町時期，正值宋代善本流傳最盛時期，故鈔寫者觸目所及皆為宋本，耳濡目染之下，信筆書之，楊守敬並舉日本楓山官庫六朝鈔本《左傳》「桓」字省筆的相同情況為例證之。由以上可推論，楊守敬認為此書四冊雖出兩人手，而實為一時所鈔。然筆者認為本書究竟幾人或分數次鈔寫，現仍無法斷定。

鄰蘇觀海

院藏楊守敬圖書特展

The Bibliophile Yang Shoujing and His Guanhaitang
Library of Rare Editions and Antiquarian Books

6/7-12/14

【陳列室 Galleries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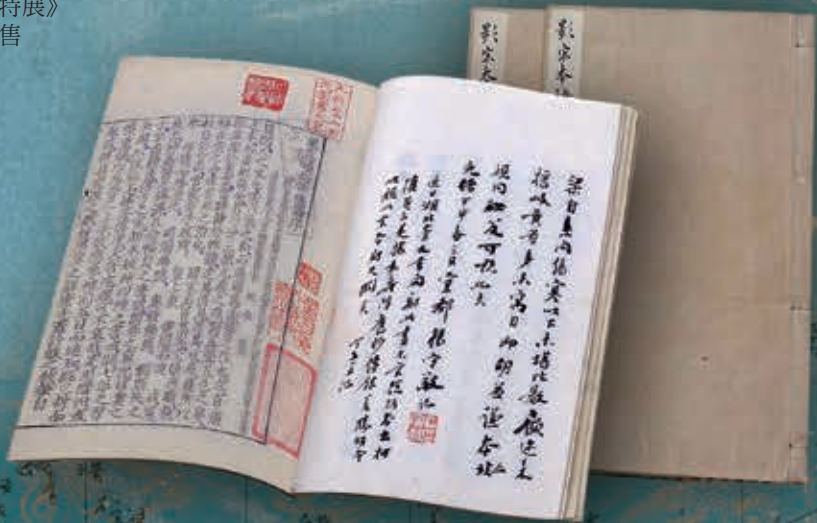
展覽區 104

【開放時間 Opening hours】

全年開放，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三十分
週五、六夜間延長開放至晚間九時

Open daily from 08:30 to 18:30 all year round
Friday and Saturday visiting hours extended until 21:00

《鄰蘇觀海—院藏楊守敬圖書特展》
導覽手冊於本院禮品部販售



爲例，篇名的題寫方法，或其句末助詞的存刪等，就可作爲考訂時代的依據。加上其爲室町時代鈔寫前人流傳之古籍，反映室町時期寺僧學習儒典和訓讀方式的情況，都是本書在院藏善本中特有的價值。

結語

院藏觀應元年《論語集解》鈔本，因其鈔本除採六朝底本外，歷經不只一手的補鈔，又無明確的補鈔者

相關文獻流傳，相比日本今日所藏早期《論語》古鈔本的版本價值或許不夠突出，但楊守敬以其對漢籍的瞭解並極力蒐購，除本書外亦收錄據本書校勘的其他版本，使後人能同時觀覽《論語集解》於日本流傳之一隅，非僅珍貴，更證其搜羅之用心。本書之價值在豐富了觀海堂藏書中《論語》的類型，呈現日本室町時代古鈔本流傳的多變樣貌，反映當代寺僧訓

讀《論語集解》實態，更因在前人特意裝幀維護下，得以數百年前的域外鈔本地位，成爲觀海堂藏書中熠熠生輝，值得一覽的院藏珍本。¹⁰
撰寫期間，承蒙圖書處許媛婷、曾紀剛文獻材料之補充，書畫處陳階晉、何炎泉、陳建志於古日文釋讀的指教，特此誌謝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文創行銷處

註釋

1. 本文所稱日本室町時代係指足利尊氏開創的室町幕府武家政權，包含南北朝時代（一三三六～一三九二）至室町戰國時代（一四九三～一五七三）。
2. 高橋智先生在《觀海堂舊藏日本古鈔本《論語集解》之價值》一節中，將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觀海堂室町時期鈔本《論語集解》詳細分類，觀應元年《論語集解》未納入分類的原由，可能因觀應元年可另細歸於日本南北朝時代，亦或未見原書不利分類。（高橋智，〈臺灣故宮博物院所藏觀海堂舊藏日本古鈔本《論語集解》之價值〉，原載《故宮學術季刊》第二十五卷第四期，二〇〇八年夏季，頁一〇七一～一三四，後收錄於高橋智著，楊洋譯，《日本室町時代古鈔本《論語集解》研究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二〇一三年六月。
3. 楊守敬記錄小島尚質、朱批時，多有省略並

以己意解，謹錄楊守敬引文：〈里仁篇〉跋語「弘化三年丙午暮春，從卷子改帖本。朱校同異於正平本上層。」；〈雅也篇〉跋語：「卷首至此體式一同斯本，實爲六朝舊本轉傳之真，而（述而）以下蓋據宋時改竄本補鈔者，固不可就彼本以改此正平善本也。」

4. 橋本秀美先生認爲日本古鈔本在校勘上的困難有幾點：因幾經傳鈔，皆非原本。所載題記亦轉錄舊本，不可輕信；傳鈔過程會有文字、字體、句末助詞等方面的異同及隨意性；舊鈔本不若刊本流傳廣泛，鈔本與鈔本間的相互影響不易考證。參考橋本秀美，〈日本古代論語學資料及其研究〉，收錄於《從鈔本到刻本：中日《論語》文獻研究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二〇一三年六月。
5. 町田三郎著，金培懿譯，〈日本之《論語》研究〉，收錄於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第七卷第三期，頁一十五，一九九七。
6. 高橋智著，楊洋譯，《日本室町時代古鈔本《論語集解》研究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二〇一三年。
7. 橋本秀美，〈日本古代論語學資料及其研究〉，收錄於《從鈔本到刻本：中日《論語》文獻研究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二〇一三年六月。

參考文獻

1. 漢馬融、鄭玄等注，魏何晏纂《論語集